

误会，比空气更轻——评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展览

来源：ArtReview

撰文：胡忻融

误解是被听见、被看见时的特权——金曾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在我的艺术作品中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我不能被误解。我总是很嫉妒那些能被误解的艺术家’。



Christine Sun Kim & Thomas Mader, Attention

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注意》

2022年，充气手臂、部分抛光的石头、电扇、电子元件，尺寸可变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空白空间

在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于空白空间的展览“比空气更轻”中，两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来自2022年的《注意》（ATTENTION）——两只长长的红色充气手臂一左一右夹击展厅中央的石块，一只如同招手般朝石块上下挥舞，一只伸出食指不断指戳。尽管二者在充气机的嗡嗡作响中显得神经质一般永不停歇，但最终都在极尽延展中与石块失之交臂。在戛然而止的放气中，手臂疲惫地垂然落地，石块表面无伤大雅的轻微磨损进一步戏谑了它

面对这种努力的无动于衷。



Christine Sun Kim & Thomas Mader, Attention

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注意》

2022年，充气手臂、部分抛光的石头、电扇、电子元件，尺寸可变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

对金与马德来说，手臂的动作代表了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中吸引他人注意的两种表达：一种是将手掌向下挥动并在他人视野范围内轻拍，将关注引向自己，另一种则是以手指指向其他的人或物。在呈现听障人群与健听人群（WHO-1997将正常听力标准的平均听阈定为<26 dB HL，健听人群指听力正常的人群）接受与引导注意力的方式的同时，作品亦映射出当代环境中人们对关注无休止的渴求，以及与此种急切渴求相对照的、沟通上的挫败。

然而如果我们剥离艺术家自身的阐释，去仔细分辨这件作品带来的强烈感官冲击究竟来源于何处，将惊讶地发现——并不得不承认——它们或许很大一部分出自健听人群对于禁声的恐惧：当面对被压制的环境与受限的行动时，健听人群通常使用“发声”一词来表达做出改变或是最小限度行动的开始，而作品《注意》中的徒劳也许会被健听的观者潜意识地归因于此种能动性的剥离，从而诱发观众的焦虑情绪。



Christine Sun Kim & Thomas Mader, Running Rag

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连环笑话》

2024年，纸上铅笔和彩铅，110 × 110厘米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

但这也许才是本次展览名称“比空气更轻”的真正意义：如果将充斥我们周身、赖以生存的空气作为一种衡量“标准”，金与马德本次的展览避开了语言与声音本身，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去探测那些比空气更轻的、难以被掂量的理解误差，以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表达及实物中所蕴藏的分叉。相比之下，金在其过去的作品与展览中则更倾向于为美国手语注入乐感与诗意，在空间中进行视觉化呈现。这些实践干扰了以视觉艺术为主流的陈规旧俗——有趣的是，这恰恰是大多健听创作者所未能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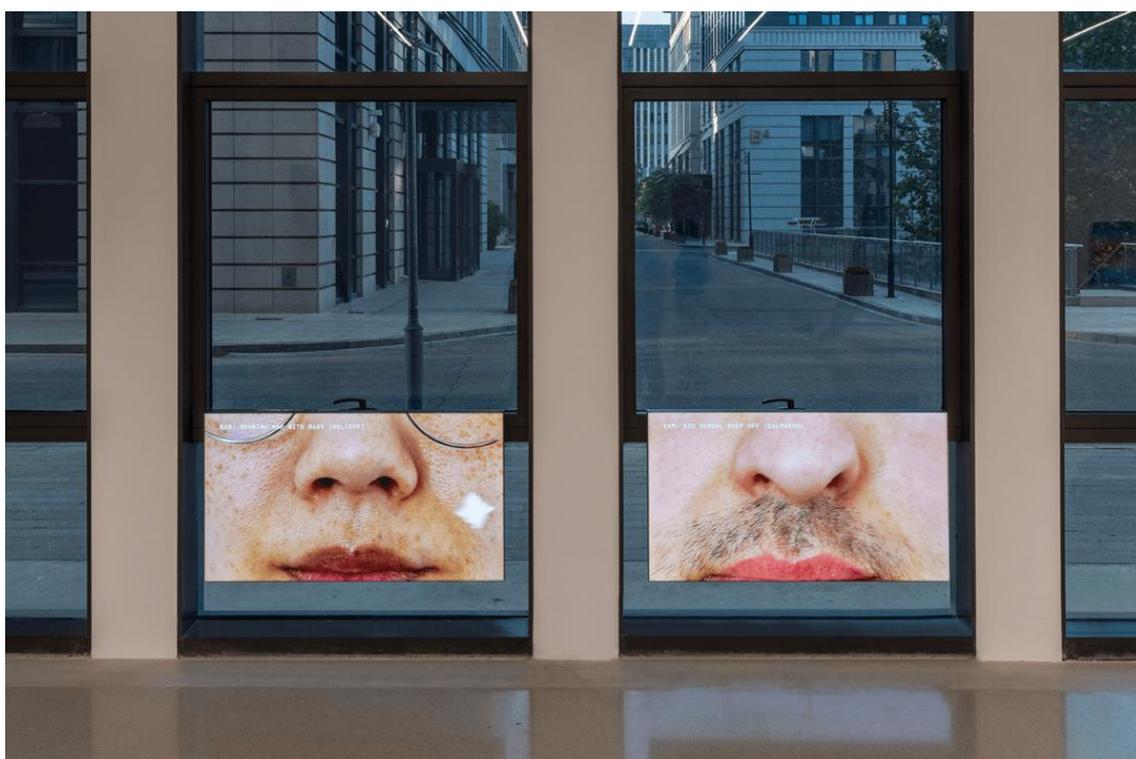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

“鼻子”的形象在展览中反复出现，一方面它作为身体器官与展览标题中“空气”的“吸入”和“呼出”直接相关，另一方面，通过聚焦这一通常不被视为沟通工具（例如嘴与耳）的面部部位，展览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交流过程中更加边缘与隐性之机制的关注。这一团从鼻子中呼出的微不足道的气体可以是一次不易被察觉的嗤之以鼻的表态，也可以让人联想到电话发明者、致力于聋人教育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对手语的反对，及其对聋人文化造成的压迫与创伤。正如被放大至与展厅同高的影像《呼哈》（HooHaa, 2024）所呈现的，如若（并且仅需）将手掌轻轻置于面前，人们便能感知到瞬息间的呼气与哈气中冷与热的天差地别。



Christine Sun Kim & Thomas Mader, Heatmap 3
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热图3》
2024年，数码喷绘上铅笔，119 × 84厘米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

双频影像《瞧瞧》（LOOKY LOOKY, 2018）隐藏于展厅旁的办公空间，却应被视为本次展览的真正开端——它被置于正统展览语系之外的状态或许又是另一重隐喻。在这件作品中，金与马德各占一屏相对而立，以手部表达之外的非手控手语对他人进行隐秘的议论。面部表情通常被健听人群视为情绪传达的途径，然而一般来说，面部表情亦属于绝大多数手语的基本范畴——超过一半的美国手语语言是通过面部而非手势进行传达，也就是说，面部表情在手语中具有表意的功能，而这一事实往往被健听人群所忽略。在《瞧瞧》中，金作为手语的母语者以及马德作为手语的学习者展现出对于非手控手语不同的熟练程度，被同时视为表意和表情的暧昧的面部变化事实上有着明确的指向。



Christine Sun Kim and Thomas Mader, InEx
克里斯汀·孙·金与托马斯·马德《InEx》
2024年，双频4K动画影像（彩色，吸气声和呼气声），六分钟
“比空气更轻”展览现场，北京，2024年

误解是被听见、被看见时的特权——金曾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在我的艺术作品中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我不能被误解。我总是很嫉妒那些能被误解的艺术家。”这种对精准表达的追求一如其对图表与迷因（meme）的熟练使用，她深谙系统与规范的效率及介入之道：当本文在审慎地按照金给出的《语言使用准则》规避所有不应出现的词汇并学会使用“健听人士”来称呼自己时，显然已共谋了金——正如每个人——对约定即俗成的欲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JSUtuFIYvnMIDG46Y6wxA>